

學者座談倡妓文學

文化史觀男妓現形

【記者施美惠／台北報導】中國歷史文化中，娼妓不是女性的專利，明清小說甚至對男妓多所著墨，多位中文研究領域人士昨天在一項座談會中，將娼妓更名為「倡妓」，同時分析倡妓文學中呈現的文化史觀。

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召集人何春蕤在「尋花問柳狹邪行——倡妓文學導讀座談會」中說，最近警方破獲午夜牛郎應召站，曾有一位教授對午夜牛郎的看法是，豈可讓「國本」流失；若果真如此，原來「國本」是男性的精液。其實，午夜牛郎、第三性公關在歷史上早有淵源。

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益源昨天以三部禁書「龍陽逸史」、「弁而

釵」、「宜春香質」為例談男同性戀。其中，「龍陽逸史」是明末男風盛況與賣淫少年的小官生活實錄；而「弁而釵」與「宜春香質」則試圖建造同性戀者的理想國。

陳益源說，禁書文化在中國有很長的歷史，但禁書是否有殺傷力，會因時空環境、社會尺度而改變，他舉了一次親身經驗，國內學術界曾聯合引進一套「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」，結果被台北市府新聞局查禁，辦公聽會時，甚至有女性讀者向他質疑，看了這套書會不會勃起？若會，就表示準備攻擊、打算犯罪。

陳益源回答她，其實勃起只代表著「無限生機」。

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康來新介紹「歷史女倡面貌」說，倡妓是中國文學中重要的人物類型，如果沒有倡妓，中國文學將失色很多。就青樓小說所寫，在女性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時代，倡妓是前衛的職業女性，尤其像明清秦淮河畔的倡妓，必須讀完中

文、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美術、公關等六個系，才能成為奇優名倡。

而在最近的政治新聞中，法務部長廖正豪的父親曾說過，做官要做到像酒家女。康來新說，中國文學中，君臣關係有如男女關係中的酒家女，要陪笑、賣笑，又要將一肚子委屈往肚裡吞。